

中香 國港 公公 教救 眞眞 理理 學學 會會 輯合

甘 露 叢 書

吳 經 熊 葉 秋 原 主 編

美國華爾希著
魏成譯

西班牙女王伊薩白爾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香港中國救濟委員會聯合編輯

甘露叢書

吳經熊 葉秋原 主編

美國華爾希著
魏成譯

西班牙女王伊薩白爾事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甘露叢書總序

在宗教的領域內，一切是信仰，也就是所謂信德。這是由於信德，纔有望德，纔有愛德。若使沒有信德爲其基礎，則所謂愛，未必一定是超性的，亦即超自然的，而望德亦失去其活的源泉。一個人對於信德的獲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天主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而我們的肉眼，卻未定一定能體會到這種境界。體會到這種境界需要「聖寵」，同時，亦在我們自由的選擇。體會到這種境界而獲得信德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從信德中獲得了平安。因此，我們看見有成千成萬的無知鄉愚和飽學之士同樣有虔誠的奉教。在宗教的領域內，所以信仰就是一切。

然而信仰也不是沒有其知識的基礎的；信仰倘使沒有了它的知識基礎，便不足以解釋信仰之所以爲信仰。故在宗教的領域內，知識的探討，也成爲獲得並保障信仰的一種必要條件；信仰因知識的累積而更爲充實，永遠長新。這是爲此，所以我們看見有道之士，孜孜於學，在漫長的中古世，教士僧侶，便成爲傳播學術的唯一媒介，維護了西方文明的發育。

基督教的誕生及其後的發展，其間原有上智的安排。就空間來說，基督誕生的地點既不在東，又不在西；換言之，即西方人認爲東，而東方人又認爲西的地方。這誕生的地點就有天意存乎其間。就時間來說，基督誕生前，東西哲人輩出，到了基督誕生，而達了頂點，完達了道

成肉身的神聖使命，建立了聖而且公的教會，於是系脈相承，以迄今日。基督的誕生又值羅馬帝國全盛時代，整個西方世界均在羅馬的統治下；人類從城市部落的狹隘觀念開始有整個的世界觀。正在此時，我們看見有基督的誕生和聖教會的建立，帶來了仁愛，帶來了熱望，帶來了人類的新生。誕生在地中海東部的基督教而與羅馬結着深緣，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出於上智的安排。今日出現在歐洲及其延續美洲的物質文明，是人類物質文明的最高境界，然而在其物質文明的背後，原有以基督教為中心的精神文明來作它的支持。要了解西方，要學習西方，我們不能以了解或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為已足，必究其根源，要對於它以其教為中心的精神文明有充分的了解，纔能對於西方有澈底整個的認識。

基督教的傳入中土，自唐宋元明以迄近世，時間不可謂不長；然而直到今日，國人對於基督教的認識，似猶未足。佛教東來，在我國思想文化上曾起了極大的影響。唐代的景教，雖流傳一時，其間亦曾致力於景教文獻的建立，然其效不著。明季耶穌會士航海來華，士大夫若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輩多樂與交往，一時學風一新；然自清初禁教以來，此風頓遭打擊；追念前賢，良深太息。如今我們倘欲在中國文化思想上加一股新血，這新血惟有求諸基督。因此，在這個時候，充分介紹西方基督教的思想生活，實不容緩。我們於是乃有甘露叢書的計議，就西方有關基督教思想生活的名著，擇要翻譯成書，以饗國人。創議之初，我們當時都在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主幹師仁傑司鐸，對於我們這個計議，予以熱誠的支持，終因他的

力，纔使我們這個計議，得能逐步付諸實施。關於名著的選擇及譯者的羅致，吾友秋原實主其事，計已翻譯者有：華爾希的西班牙女王伊薩白爾傳，陶森的進步與宗教，葛雷爾的人之研究，貝爾洛克的奴役國家及宗教改革時代人物誌，馬里旦的哲學概論及路德馬丁論，毛里耶克的基督傳等多種；其中一部譯稿且已交商務印書館印行。不料太平洋戰起，香港淪陷，我們亦輾轉內地，私衷所不忘祈禱者，但願此甘露叢書得蒙天主眷愛，幸能免於劫火而已。

日本既降之明年，秋八月，師仁傑司鐸自香港來，以甘露叢書事，就詢於商務印書館當局，知已排成之若干種經已製成紙型，幸得保全，其尚未付排之若干種，則已不免輾轉遺失；擬將已排各種先行出版。我聽了這個消息，不由衷地對全能的天主表示衷誠的感謝。如今甘露叢書即將與國人相見，用述其概略如此。願由於此一叢書的刊行，國人對於以基督教為中心的西方文明能有更深的認識，進而與我國固有的傳統思想生活，發生交互溶冶的作用，為我國民族文化發揮它的新力量及新光輝。

公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始胎瞻禮

若望吳經熊時客上海

引言

西班牙女王伊薩白爾 (Isabella) 是歷史上一個傑出的人物。她以非常的遭遇，出衆的才能，在歷史上至少建立了下列的三種功績，

(一) 統一西班牙，使她成爲一個近代的國家；

(二) 樹立異端審判制度，使國內的秩序與安寧得以回復；

(三) 贊助哥倫布向西航行的計劃，因而發現新大陸，終於使西班牙得以在新大陸建立起偉大的帝國，使西班牙的文化得以延展到南北美洲的大部。

在女王誕生之際，西班牙剛從異族的摩爾人 (Moors) 統治下擺脫出來；境內羣雄割據，南有阿拉貢王國，北有喀斯蒂爾王國，而摩爾人又在南方的格拉那達 (Granada) 一帶，還保存着相當強盛的勢力。這些從非洲北部越過直布羅陀海峽侵入到西班牙境內的異族人，在有一個時候，幾乎征服了整個西班牙。這一直到伊薩白爾女王當朝的時候，纔將他們在西班牙境內所樹立的政權消滅淨盡，纔有阿拉貢王國與喀斯蒂爾王國的合併，纔有西班牙的統一而出現了近代的西班牙。

異端審判制度 (Inquisition) 是一種最被人誤會的制度，特別是因爲許多歷史家懷有偏見，

沒有看到這制度的整個或全面，故對它頗多攻擊。實則此種制度創立的結果，使西班牙國內的秩序與安寧得以回復，在當時實在有其必要；而且那些存有偏見的歷史家所描繪的一切，又往往與事實的真相不盡相符。這本西班牙女王傳雖然不是一本講異端審判制度的專書，可是正惟其如此，纔可以使我們對於這一種每易被人誤解的制度，能夠有明確的認識。

至於哥倫布的發見新大陸，雖則是衆所咸知的事；但若使沒有伊薩白爾女王的贊助，恐怕哥倫布在他那個事代也不致於有那樣劃期的成就。雖然哥倫布的遇到女王，以及女王的對他樂於贊助，看上去好像是一種很偶然的遇合，但這種偶然的遇合，卻寫出了人類歷史的新頁。這種偶然，豈僅是偶然而已。

女王伊薩白爾處世謙卑冲和，對於宗教又極誠敬。她一生中之能有像她那樣的成就，怕正在此。至於本書譯文的具有信達雅三長，尤無須多所辭費。

杭縣葉秋原時客香港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

著者附言

這部書是『西班牙女王伊薩白爾傳』(Isabella of Spain)的節本，凡關於參考書目及有爭論的問題如異端裁判制度等的論辯材料，均詳原著；那部原著係於一九三〇年由麥克萊德公司(Robert M. McBride and Company)在紐約出版，在美國的發行權至今仍爲該公司所保有，而英國方面的發行權則歸於希德·瓦德公司(Heed and Ward)。麥克萊德版且附有地圖，插畫，較長的資料文件引據，重要書目，及索引。

威·託·華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

西班牙女王伊薩白爾傳

第一章

公元一四六一年秋天的一個薄暮時分，在西班牙古喀斯蒂爾（Castile）國境內，馬德里加爾（Madrid）及阿里伐羅（Árvalo）兩地方之間的一條狹窄彎曲的道路上，緩緩的行進着一隊騎在驛馬上的行列。在武裝衛隊前一點，騎在馬上的是一個穿着盔甲的中年人，一望而知是下級貴族階級中人，即西班牙人所謂的『希達爾戈』（hidalgo）。在他旁邊，騎在兩匹壯健的驛子上的，是兩個約摸十歲左右的女孩子。其中的一個膚色較爲深一點，有一對靈活的黑眼睛，及一張永遠不肯休息的好像在微笑的嘴。另外的一個膚色要淺一點，多少帶有北歐人的特質，頭髮是淺紅色的，眼睛是藍色的，含有帶着金彩的綠色閃光，更有一個大得好像和她面部其它部分不甚相稱的下頰。爲了抵擋一路上凜冽的寒風，她們兩個身上都裹着長長的羊毛外衣，並且在她們的小帽子之下，都用一方綢巾，將她們的頭髮、耳朵、及下頰包住。

那膚色較深的女孩子，比另外一個要高一點，穿著的服飾也比較講究而且新一點。她是阿里伐羅古堡郡尹的女兒，名字叫昆特麗絲·德·波巴地拉（Beatriz de Bobadilla）。可是對於

她那一個穿得比較單薄一點的同伴，她始終表示着相當敬意，從不會忘記稱呼她爲「薩白爾郡主」(Doña Isabel)。在喀斯蒂爾，就是年輕到祇有十歲左右的人，也懂得對於一個有王族血統的公主，應該遵守怎樣的規矩。伊薩白爾郡主係和她的母親，卽那時的王太后，住在一起，雖則景況不十分好，彷彿已被她那同父的兄長，國王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遺忘了，但她到底還是故國王若望二世(Juan II)和她的繼配所生下來的女兒，將來到她長大了的時候，說不定會嫁一個很有權勢的貴族；而且在事實上，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人說起她將同阿拉貢(Aragon)王子佛南陀(Fernando)訂婚的一宗事了。

琵特麗絲所講的一言一語，伊薩白爾用一種小孩子所稀有的安詳態度傾聽着。她似乎寧願聽人家講話，不喜歡自己講話，但如果她講起話來，那總是很扼要而且針對着題目的。雖則她的年紀很輕，但就在那樣年輕的時候，她已經有了一表端莊的儀態。這其實也不足爲奇，因爲她的祖上儘有許多偉大的人物，如阿爾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常勝威廉王(William the Conqueror)，英國派蘭泰極尼朝(Plantagenet)諸王，法國王聖路易(St. Louis)，及喀斯蒂爾王聖佛南陀(St. Fernando)等。可是若說她有一天會做女王，在當時，總好像沒有人會相信的。她還有一個弟弟，叫阿爾封梭(Alfonso)，他之能繼登王位，自然要比伊薩白爾更有把握。但就是他，也似乎坐不上這個王位，因爲這裏面還有種種障礙。

這天琵特麗絲有很多談話資料，因爲她的父親剛帶她們去看過一個市集，那是每三年在美

地拿·德，甘波(Melina de Campo)地方舉行一次西班牙最大盛會。在那裏，她們看見從南歐各處來買喀斯蒂爾精美的毛織品，農產品，及安達露西亞(Andalusia)純種的閩牛、騾、馬之類的牲口商人。她們又看見了從阿拉貢來的騎士，從東海之濱加達路尼亞(Catalonia)來的水手，從北方來的山民，從南方格拉那達(Granada)來的纏着頭信奉回教的摩爾人(Moors)，穿着寬袍蓄着長鬚的猶太人，甚至還有從法國南部普羅凡斯(Provence)及郎格獨克(Langue-doc)等處來的農民，間或還有一兩個金髮碧眼的德國人或英國人。現在，她們是在回到阿里戈羅去的路上，正在回到那裏去做那由王太后規定下來的種種日常工作。

雖然國王並不關心她們，她們又時時缺乏金錢，連衣食和各種必需品都不能周備，不得不過着一種像農民那樣的生活，可是伊薩白爾郡主卻正在受着一種當時西班牙貴族的女兒所應受的教育。她學習得一口又悅耳又文雅的喀斯蒂爾話，又能寫得一手清通的喀斯蒂爾文。她學習過文法、修辭、繪畫、詩學、歷史、哲學等功課。她能在金色的假天鵝絨及布帛上刺繡精細的花樣，能巧妙的用裝特式字母在羊皮紙上描劃祈禱經文。她所畫的一本彌撒經本，及她所手製的幾件教堂祭台上用的帷幕和裝飾品，至今還保存在格拉那達的大教堂裏。大約受了她父親遺傳的影響，所以她對於詩歌與音樂特別愛好；她一久讀過她父親所喜愛的詩人若望·德·米那(Juan de Mena)的著作，也許還讀過但丁的作品西班牙文譯本。她的教書先生們大都是曾經在薩拉曼加大學(Salamanca University)讀過書的，這薩拉曼加不久就被稱做西班牙的雅

典了；所以她曾經讀過亞里斯多德及聖多馬斯·阿奎那斯（St. Thomas Aquinas）的哲學著作。如果她讀過在那一年上特別爲維亞那的查爾斯親王（Prince Charles of Viana）（那就是國王將她許配了的人）而編著的那本叫做『自然界見聞記』（Vision Deyleable）的書，那麼她一定也知道熱度是怎樣造成的，爲什麼有風，爲什麼有氣候的變異，爲什麼各種東西不一樣；爲什麼有嗅、味、聽種種官能的感覺，藥品有什麼用處，爲什麼樹木有高大矮小之分——這種種自然界的見聞，就是那個時候所知道的科學智識，都給裹上一層糖衣，將它們用小說的體裁，在這本書裏敘述着，以便那位有高貴血統的年輕親王，看了會感覺興趣。當時，『奧地賽』（Odysee）和『埃奈伊』（Aeneid）這兩部史詩的西班牙文譯本，在她兄長的朝廷中是頗多人傳誦的，所以她也許讀到過。她又特別喜歡她父親所酷愛的詩歌，從這些詩歌裏，她得知了她那些參加過十字軍戰役的祖先們的光榮史跡。

就是在靜寂的阿里伐羅，他們也知道當時歐洲的嚴重危機。異族人擾亂着歐洲的和平與繁榮，差不多已有一千年，整個的歐洲都有被征服的危險。歐洲的天主教友，爲了自己的生存，已經和他們打了八百多年仗。在伊薩白爾童年的時候，這些回教徒已經到了多腦河，他們遍佈於小亞細亞，占據了匈牙利的一部分，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並且於侵入君士坦丁堡那個通西歐的門戶之後，更將整個希臘蹂躪無遺。在那個時候，歐洲的君主們祇知道顧全個人私利的利益，而不知道爲整個天主教世界的大局着想，所以祇有教宗纔可以講幾句爲大衆所折服的話。

可是雖然儘有一個一個的教宗前仆後繼的呼籲着，所有的天主教友爲了保衛自己的家鄉，應該聯合起來，但對於這些警告，除了在第一道防禦線上的一些可憐人之外，很多人都漠不關心。統治中歐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佛特列克三世(Frederick III)，祇顧自己在那裏栽花捕鳥，英國是在『玫瑰戰爭』的前夕，忙於私鬥，丹麥呢，它的人民正捐了一筆錢預備幫助遠征的十字軍，而它的國王卻從羅斯基爾德(Roskilde)的教堂庫房內將這筆款子偷去了。但正當這個時候，那個被人稱爲『土耳其偉人』的謨罕默三世(Mohammed III)，卻在向歐洲文化中心地的意大利進攻。

伊薩白爾知道得很清楚，就是西班牙也被異族人蹂躪了七百多年了。有一些西班牙籍的猶太人，因爲他們嫉視天主教，想把天主教的勢力殲滅，便從隔着狹狹的海峽的非洲，請了白勃人(Berber)進來，以便從天主教友手裏奪取土地。白勃人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帶了兵馬來到這個半島上，猶太人則開了城門迎接他們；更可悲的是，這些猶太人竟毫不顧到同時也有旁的猶太人，投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拔特人的軍隊裏，正同這班白勃人打仗。祇有北面狹狹的山岳地帶，可供留下來的天主教友做避難的地方，此外是整個西班牙都讓白勃人征服了，他們又侵略法國，要不是查爾斯·馬戴爾(Charles Martel)於七三三年在多爾(Tours)附近跟他們打了八天狠仗，將他們打退了的話，也許他們會征服整個歐洲。在這七百年中，西班牙的天主教友逐漸的從侵略者那裏奪回了他們祖先的居地。一年又一年的，一世紀又一世紀的，他們將基督的

敵人逐漸趕退到地中海濱一帶。伊薩白爾從許多詩歌裏，知道在克拉維霍 (Clavijo) 附近那一場血戰中，天主教友的兵力是如何單薄，但因為有一位耶穌宗徒來幫忙，他顯現在一匹白馬上，領導殘破的隊伍前進，纔得以轉敗為勝。這位宗徒就是耶穌十二位宗徒中的聖雅各伯 (St. James the Greater)，也就是西班牙人所稱爲的聖地亞哥 (Santiago)。他是第一個將聖經傳播到西班牙的人。依照西班牙人的傳說，他在日路撒冷爲主捨生致命之後，他的生徒們曾將他的屍身運回西班牙，可是後來又經過八百年的搜尋，到最後方經人神異的尋獲，乃在康波斯特拉 (Compostela) 地方的教堂內安葬。自此以後，聖雅各伯就成爲西班牙的主保聖人。在歷次十字軍的作戰中，他們都喊着『爲了天主爲了聖地亞哥』的戰號，以走上勝利之路。直到後來，摩爾人的政治勢力祇局限於西班牙南部多山的一帶，保存了一個富強的格拉那達王國。雖則他們祇局處於一隅，但對於西班牙信奉天主教的王國如喀斯蒂爾及阿拉貢，這格拉那達王國仍隨時可給予它們以威脅；格拉那達國王隨時可從非洲招致大隊異族人馬，再來征服西班牙全境。

在這個時候，喀斯蒂爾所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君主，方能將西班牙境內各信奉天主教的王國統一起來，將異族的摩爾人完全驅逐出去。可是坐在聖佛南陀的王位上的卻是一個毫無本領的昏君，這就是伊薩白爾的同父兄長，歐洲人所稱爲『無用的恩里克』 (Enrique the Impotent)。

當天晚上，在這隊從美地拿來的小小的行列抵達了阿里伐羅的時候，那領隊的下級貴族及

有個女孩子卻發現這靜寂的堡寨和村鎮異常熱鬧，因為喀斯蒂爾的國王出人不意的來探望他的貧窮的親屬了。

恩里克是一個觸目的，看了使人憎厭，使人敬而遠之的人，身材生得肥胖而高大，相貌也很難看。他那長長的羊毛外套亂糟糟的在身上飄蕩着。這樣一個高大的人，他的一雙腳卻特別小，和全身很不相稱。他不歡喜穿喀斯蒂爾騎士所穿的長靴，而穿着那滿染污泥的，幾乎摩爾人所穿的短鞋，一眼望去，在他的長腿之下，竟生着這樣一雙腳，便更覺得難看了。他的眼睛雖則是藍色的，卻顯得太大；他的鼻子平闊而成鈎形；他的前額上有兩條直的皺紋，裏面藏着兩道彎曲而蒙茸的眉毛，樣子異常古怪。甚至他那帶着赤褐色的鬚鬚，也很特別的翹起着，使他的面部側影成了凹形。有一個阿諛的朝臣曾經記載着道：『國王的態度像獅子一樣猛烈，任何人看了都會生長。』但是另一個同時的史家卻說他的眼睛永遠那麼不安，好像獬豸一樣。

伊薩白爾的母親是一位葡萄牙的公主，她並不喜歡恩里克，而且對他很信任。她是一個思想高超，意志又非常堅決的人。若干年前，當時她乃是西班牙最美貌的女子，她曾促使她那柔懦無力的丈夫若望二世斬決了他的一個漂亮而殘暴荒唐的寵臣阿爾伐羅·德·路那（Don Alvaro de Luna），為喀斯蒂爾除了一害。可是自從國王若望死後，她為慢性憂鬱症所纏繞，結果竟得了一種輕微的瘋症。

像別的許多貴族一樣，這位王太后對於當今的國王很不滿意，因為這為萬民所仰望能夠

將他們從異族人的侵略威脅中挽救出來的恩里克，乃是一個至少可說對於天主教不十分熱心的人。他所寵幸的人中，有摩爾人、猶太人、及天主教的叛徒，這些都是天主教的仇敵。他所鍾愛的消遣，據說是種種褻瀆聖體，褻瀆聖母，及褻瀆諸聖的新奇玩意兒。國王雖則也參加彌撒祭禮，卻從不辦告解，又從不領聖體。他身旁，又有一隊由摩爾人組成的衛隊，而且這衛隊所得到的待遇，又較信奉天主教的軍隊所得到的為優厚。雖則在一四五七年，他曾經適應人民的要求，組織了一次十字軍，但他帶了三萬軍隊，儘在西班牙南部美麗的鄉村裏優游逸樂，致使他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臣民們不得不起疑，以為他已祕密的向摩爾人擔保了他決不會去得罪他們。

恩里克又自稱為一個嫉恨流血的和平主義者，但他卻任用了一個酗酒의 匪徒，名字叫做巴拉沙 (Barbosa) 的，這個人曾經和另一個被人稱為『魔王阿隆索』 (Alonso the Horrible) 的剪徑賊一起謀殺了一個路人，並且把那個人的皮從臉上剝掉，以免為人認辨出來。他又把一個背教者僱用在他那摩爾人的衛隊裏，這個人又曾經跟人一起屠殺過四十個天主教友。因此信奉天主教的貴族很知道他的所謂和平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美德，毋寧說是一種墮落的徵兆。

國王對於他所鍾愛的人寵賜無度；因為要得他們的歡心，他竟將國家弄到破產，而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他將徵稅的特權交付給一個很有錢的猶太教僧侶塞戈維亞的約瑟夫 (Jusef of Se-
govia)，和一個改信猶太教，名叫地也哥·阿里亞斯·德·阿維拉 (Diego Arias de Avila) 的

人。他們兩個人的權力大得可驚，如果人民不付租稅，就可以將他們驅逐出境，甚至可將他們置諸死地，而不給予陳訴的機會。那些貴族因為看不起國王的人格，所以對於他的權威也加以藐視，彼此間常常發生小戰爭，並且各自鑄造自己的錢幣。在南方的名城塞維拉（Sevilla）那個地方，居留着許多猶太人，國王又將一部分徵稅的特權交付給薩馬達爾（Xamaral），羅德里哥·德·馬契拿（Rodrigo de Marchena），及另外一些專事勒索的污吏。國王這種超乎常態的惡行已喧騰於整個歐洲，他的宮廷已成為一切正經人過而掩鼻的地方，西班牙既處於這樣一位國王的統治之下，它的文化自然一天天趨於毀滅之途。

在這個時候，國王兩個最親近的人是維利納侯爵（Marqués Villena）若望·巴契哥（Juan Pacheco），同他的兄弟伯多祿·其隆爵士（Don Pedro Giron）。他們兩個因而成了朝中最有權勢的人；他們又窮奢極侈，連國王都不免相形見绌。他們穿的是鑲有金邊的華麗綢服，戴的是哥陀華（Gothic）的巧匠所製的精美珠飾。要是在一個較近的時代，此二人當可算是新聞記者們所謂自己奮闢出來的人，因為他們雖則據有高位，可是出身卻甚為微賤。他們在父系及母系兩方面均是一個名叫路易·喀達（Luis Capon）的猶太人的子孫，但像西班牙境內許多其他的猶太人一樣，他們在表面上算是崇奉天主教的。維利納侯爵有一個時候曾在阿爾伐羅·德·路那爵士家裏當着一名僕役，後來路那把他帶進宮去，於是就獲得了恩里克王子的恩寵。當他想要討好一個人的時候，他是頗具有誘惑性的。他的狡猾的眼睛時有一種討人歡喜的閃爍，他